

封面题字：姜东舒

封面设计：叶尚青

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地方国营浙江玉环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玉环厅首任同知张坦熊.....	金新寿 (1)
戴礼女史事略.....	陈书钊 (4)
曹仲渊先生传略.....	於祖龙 (7)
怀念林任望先生.....	张善为 (7)
忆林铎先生.....	邬 红 (11)
我所知道的郭世楨.....	叶 林 (21)
	朱仁巴 (29)

榴 屿 纵 横

连作稻的由来.....	张清晖 (38)
坎门渔业及渔会概况.....	胡孟达 (44)
中山林旧记.....	章奎元 (50)
玉环县竞选国大代表经过.....	蔡蔚文 (54)
玉环人口概况.....	余必煜 (64)
玉环趣闻.....	王克宏 (71)

往 事 漫 忆

皖南事变突围记.....	董南才 (78)
游击队印象记.....	叶本法 (96)

《潭声》汹涌势不可挡.....	叶尚青 (99)
披山岛海战.....	高士振 (105)

玉环文苑

童听情和《争楼集》.....	黄云鹤 张炳文 (108)
玉环的民间艺术.....	王克勋 (114)

乡土风情

玉环岛上的龙灯舞.....	黄云鹤 (123)
---------------	-------------

当地特产

三合潭柿.....	步 风 (127)
-----------	-------------

乡音转载

陈屿刘氏两兄弟.....	(129)
--------------	---------

玉环厅首任同知张坦熊

金新寿

张坦熊，字男祥，号郎湖，湖北汉阳县人。清朝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举，历任浙江富阳、仁和（今杭州市区）、桐庐等县知县。他明白干练，遇事处决了然，所至兴利除弊，卓著政声，上宪甚是器重。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保送引见，奉旨回任，以紧要员缺补用。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浙江巡抚李卫奏请展复玉环山。次年三月张坦熊任太平（温岭）知县兼理玉环垦务。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初九升任玉环厅第一任同知。

张坦熊兼理玉环垦务时，驱逐闽广游惰，招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太平五县之民，计口授田，开垦七万余亩。然后兴水利、报科则、设仓廩、定营制、建城垣，次第兴举，井井有条。

雍正五年四月，和乐清知县唐传铨一起发布“甌石蒲岐等处定则起科”。同年，在四都陡门头（在今环城乡）筑堤开壤，西南起自天保塘，北至密莺塘，长约四里，在西北山嘴建淡闸三间，东建大陡闸一间，又东辅新塘另置陡闸。增修十五都东番塘（在今田马乡）。在厅治之右建大有仓四十六间；于厅治之东建城隍庙；在中青山嘴建八角亭。

雍正六年，建玉环厅同知署。于中青岭头置义坟一区。建

楚门陡门，是年十二月在厅城建关庙。这一年，他向上司提出“禁私盐、改设官灶”、“请开灵昆（今属瓯海县）”、“请将石浦归黄”、“请稽查网龙船、定额征税”、“请鱼盐余息应归玉环协济”、“塘洋后蛟（在今环城乡）征收渔税即属本山”、“请查议灶丁”等洋文。详准在官收买盐一百斤，价银五钱，其中二钱五分归灶户，以为人工饭食之资；二钱五分作经费，以为官役俸工之需。张坦熊还与太平知县戴世禄一起“查出楚门等地隐漏、改征本色”，同乐清知县唐传钰一起定出“楚门、三盘（今属洞头县）定则起科。”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二，张坦熊发布议禁沿海事宜。

雍正八年上半年，招垦民戴可玉等修筑楚门南塘，自马厩股至丫髻山北，长五里，并在西青山右建闸三间（即三眼陡门）。同年，因玉环河、塘洋一带河道淤塞，详请动给马械银两开浚。八年秋，开筑玉环厅城，原议本山造城，内用土墙，不意浙江观风整俗使蔡仕丹条议必用方石大砖，结果按蔡议，用外洋石筑城，至雍正十年三月完工。

雍正十年，张坦熊辑《特开玉环志》四卷。十二月，自作序，记载详明，以备掌故。

张坦熊在玉环任上，还作有《新建城隍庙碑记》、《新建关庙碑记》、《新筑楚门南塘说》、《玉环城记》、《展复玉环志》、《环山胜景记》、《天开河赋》以及玉环胜景“万年藤”、“双凤溪”、“玉蟾池”等诗文。

张坦熊莅玉六载，栉沐宣劳，不遑晨夕。离任后，升台州知府，累迁至云南按察司使。

张坦熊堪称玉环开山祖师，厅人感其恩，肖象祀之。乾隆年间在城隍庙后进设神位。后来玉环厅同知汤大宾移祀环山书

院。同治三年（1864年）玉环厅同知张文藻于环山书院讲堂后面建张公祠。光绪五年（1879年）奉旨入祀玉环厅学宫名宦祠，每岁三月初七日祭祀。后人有《谒张公祠》诗云，

重重皇树俯祠荫，人颂神明直到今。
一夜天开河百里，三年手散橐千金。
城须可运憎饶舌，盗且无欺见本心。
喜有男儿南八在，肯判衰老吁纶音。

戴礼女史事略

陈书制

戴礼字圣仪，乳名梅姿，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生于楚门镇蒲田村（今属田马乡）。父尧仁，为光绪乙酉科岁贡生，母王氏知书达理，以礼聪慧好学异于诸兄，甚为怜惜，故以大小戴千载家学——《礼》命名，冀其於戴氏礼学有所成就。礼少时，父延师为其教读，不久，学业猛进，塾师未敢改卷而辞退。父母以玉环僻处海隅，文化闭塞，乃遣礼赴黄岩从师于名儒王枚伯研习经传。不数载，家中措资使礼负笈北京，从京官而讲实学者请业，几易寒暑，涉猎经史百家，并交游不少学者、名流。居京时，勤奋写作，撰成《清代列女传》、《女小学》、《女小学韵语》等书，由其师章梈（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上之学部及史馆。后由章梈推荐，拜著名学者、文学家陈衍（号石遗老人）为师，潜心学礼。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九月，撰成《大戴礼集注》十三卷，计二十余万言。

戴礼秉性正一，不染妇女婀娜态度，性格刚强，举止豪放，谈吐尤健，平素家居，常喜策马驰骋。辛亥革命后，湖南郭立山（清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慕其才名，洵章梈求婚，不远千里至玉环就赘于戴家。婚后，礼与丈夫同往北京居住，并生有一女。不久，郭立山因轻信旁人之毁谤和挑拨，竟然弃家潜走，因此有中道仳离之不幸事故。礼遭遗弃后，承

姻戚马通伯荐充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后闻郭立山之母在湖南老家病故，礼乃披麻戴孝赴长沙奔丧，不意被郭立山拒之大门之外，万般无奈，只得卸下孝服对天焚烧，不胜愤惋，携幼女南归莆田。未几，幼女夭折，伤心穷愁，乃专心致志著书。

《礼记》是我国儒家经典《五经》之一，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相传系西汉戴圣（世称小戴）编纂。同时传世者有戴圣之叔戴德（世称大戴）编纂之《大戴礼记》（亦称《大戴记》或《大戴礼》）。此二书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之选集，为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文物制度及儒家学说之参考书。礼生长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母教，顾名思义，有志于大小戴之礼学，积数十年之研究，湛深经义，尤专心治古礼。尝以郑玄之注颇有阙略，后儒纂注尤多异同，於是遍考诸家说礼之言，博观约取，折衷至当，在《大戴礼集注》付梓后二十多年，刻苦钻研《小戴礼》，埋头著书。终于在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完成《礼记通释》八十卷，计一百一十多万言。

《礼记通释》是戴礼生平治经研礼之心血结晶，陈衍在此书所作序言中赞曰：“富矣哉，自来闾阁所未有也！”又曰：

“乃叹礼服膺程朱之学，治经用宋法，根据义理多采宋元各家之说，然于礼意关系，多能贯通，上观陈澧集说，下视孙希旦集解，殆实过之。盖非屏绝百为，勇猛精进，何以及此。”

《礼记通释》完稿后，曾交瑞安同文书局付印，戴礼见到初样后，认为错误百出，即遣内侄孙戴峻节赴瑞安取回原稿。此时，戴礼患乳癌稍愈，遂卖去良田二十亩，作为赴北京印书之资。戴礼携书稿上北京后，蒙恩师陈衍之大力支持及同窗好

友之热忱帮助，此书得能在北京排版付印。初样出后，戴礼亲自校对不及一半，乳癌之症复发，无法坚持，只得请托师友代其继续校对。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礼记通释》在北京出版问世时，而作者未及亲见此书已于故乡病逝，卒时享年五十六岁，葬于莆田“香山院”之侧，墓碑刻有高潜（字毓彤）所题的“戴圣仪女史之寂居。”

戴礼平生著作除上述诸书外，还有《潇湘梦》一册，记叙自己与郭立山结合及遭遗弃之经过。所著诸书，均由戴礼自费出版，出书后，由戴礼本人或其后人分赠本县及外地之亲戚师友。不幸者，莆田戴家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突遭一场大火，所存各书皆付之一炬。“文化大革命”后，因古书遭受一场劫难，本县各地已难找到一本戴礼遗著。今年二月间，本县政协委托首都医学院耿礼铭副教授在北京寻访并购回《礼记通释》一部；笔者上月在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亦见到《大戴礼集注》，良可欣慰。至于其余各书至今未有任何信息，深为惋惜。

曹仲渊先生传略

於祖龙

张善为

曹仲渊、名肃，玉环县坎门镇教场头村人，生于1892年，卒于1972年，享年八十岁，是国内著名的无线电专家。

曹先生早年就读于环山书院，后负笈上海，毕业于南洋中学，后考取南京海军雷电学校，毕业时名列榜首，1926年由杨杏佛介绍，去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无线电高级班工兵上校教官，为国民革命军胜利北渡，培养了一批高级无线电技术人材。

一九二九年，曹先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争取到公费留学英国深造的机会，在英国马可尼无线电专科学校，专攻无线电工程。二年后毕业，又去德国某无线电工厂，实习一年多。一九三二年回国，在上海汉口路开设大华无线电公司，前面是门市部，后面是工场，有职工二十多人，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当时上海江海关的无线电台，为该公司承造，玉环人章机云（县前人）林超（小迭人）曹仁其（坎门人）都曾经是该公司的学徒。

曹先生回国后，著有《马可尼传》一书，于抗战初期在重庆初版，上海再版，向国内介绍了马可尼创造发明无线电报的过程，及其艰难曲折的历程。

曹先生十分关注乡里史志，他鉴于玉环县志已六十多年未

修，其间政制之变革，文物之迁异，如延不纂修，阅时愈久，势必征信愈难，他于1933年元旦，撰写了一个《重修玉环志刍议》，对如何修好玉环县志，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受到当时玉环修志馆馆长陈穆鑫“留意乡闻，有志撰述，颇足以当之”的赞誉。（该《刍议》现存温州市古籍图书馆）。

曹先生在《刍议》中还对玉环的一些地名作了铨释：如鹰捕岙，坎门命名的意义，渔岙无渔、桃花岭无桃花作了辨释，以及“深浦港”一词，过去通称“江南”“江北”，曹先生根据太平县志及新志所载，提出“舍江用港”之说，并为文释义，刊于1943年12月16日《浙江日报》。

曹先生交游广阔，朋友众多，他和当时社会上许多著名人士如沈钧儒、李济琛、王造时，杨杏佛等人都有交往，与徐悲鸿、马公愚、张充仁等绘画书法艺术家均为莫逆。1936年曹先生还结识了地下党张静林同志（即张建良，国家全部离休干部）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并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党的多方面影响和争取，他逐步对共产党有所认识，同情并帮助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他受地下党委托，在大华无线电公司内，摆了一张办公桌，专给地下党员关宏达（即管易文，国务院离休干部）上班用，名为大华公司职员，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关宏达同志介绍许多上海青年去苏北、延安参加革命，都在这里联系。后来曹先生在复兴中路寓邸，也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直到解放。

曹先生的《马可尼传》出版时，张静林同志曾为之序，付印时商务印书馆老板嫌序文言词过左，临时抽去未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寇进入租界以前，曹先生有民族气节，决定将公司内迁，他受江西省建设厅委托，延聘了一批无

线电技术人员，由自己带队，奔赴江西省战时省会泰和县，出任该省无线电总队总队长，负责筹建全省无线电通讯事宜。

一九四二年，江西省无线电工程筹建完成以后，曹先生因事潜回上海，不幸被日寇发觉，以“抗日分子”罪，逮捕入狱，关押在北四川路底日宪兵司令部内，在押的八十一天中，屡遭严刑拷打，曹先生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威武不屈，伸张了民族正气，日寇始终没能在曹先生口中得到半点情况。后来经亲友竭尽全力，多方奔走，几乎倾家荡产，始被赎出。曹先生出狱后在家治伤，不久又辗转至重庆。一九四三年，受聘于上海内迁贵州的大厦大学，担任理科专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曹先生重回上海，暂时在家潜心著述。

一九四六年，国际无线电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重新分配二次大战以后的无线电使用频率，国民党内苦无适当人选去参加，海军部有一前辈，是曹先生的老师，认为由曹先生去参加最为适宜，遂向上峰推荐，请曹先生赴莫斯科参加会议，由于出国手续繁琐，辗转费时，未到批准，会期已过，只好作罢。

曹先生秉性孤傲，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不愿同流合污。国民党海军部电工处成立一年多，处长一职，虚悬已久，海军司令桂永清曾多次派人请曹先生赴任，都被曹先生婉言谢绝，事被地下党同志知道，认为曹先生出任海军部电工处，对党的革命工作有利，还通过其家属（曹夫人朱素文同志也是地下党员）一起做曹先生的工作，张静林同志也亲自对他说服鼓励。他才勉为其难，于一九四六年赴南京任海军总司令部电工处上校处长。

曹先生在海军任职期间，仍继续为地下党提供军事情报。1948年秋，淮海战役正进入决战阶段，蒋介石为固守长江天险，

西自芜湖，东至江阴，拟订了一个《长江防务计划》（简称《江防计划》），1948年深秋，海军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讨论研究《江防计划》，曹先生参加了这个会议，猎取了“江防计划”的全部绝密文件，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到上海，由其夫人转交黄景荷同志（上海市离休干部）转交组织，发往延安。这对解放军渡江作战，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底，曹先生在海军内受到排挤和倾轧，又见蒋介石政权已日薄西山，遂挂冠而去，赋闲上海。不久又受聘于上海国立吴淞商船学校，任无线电班班主任教师，后又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上海解放前夕，曹先生拒绝了国民党人士请他去台湾，毅然留在上海。上海解放后，他把吴淞商船学校完好地交给人民政府接管，华东教育部任命曹先生为该校校委会主任，后来学校迁往辽宁大连，改名“大连海运学院”，任命曹先生为该校总务长。直至1956年，因患高血压，心脏不好，遂离职回沪，长期休养。

十年浩劫时期，曹先生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受到管制。其时他已年逾古稀，虽被黜，亦无怨言，他自知生命有限，关门杜客，奋力写作，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二部著作，一部是三十万字的《欧洲无线电发明史》，另一部是近十万字的坎门《小方言》，也说明曹先生是何等热爱家乡。曹先生身处逆境，並不就此一蹶不振，而是致力创作这两部颇有文献价值的著作实属难能可贵，曹先生还未能见到这两部书的出版问世，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廿九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于上海寓邸，含冤离开了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曹先生的冤案，很快得到平反昭雪，曹先生有灵，当含笑于九泉矣！

怀念林任望先生

邬 红

林先生辞世十五周年了，县政协文史资料室约我撰文纪念。我想：“林老从清光绪辛卯年（1891）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九七二年五月，整整走了八十一个春秋，道路坎坷，岁月流逝，留给后人有些什么？”

我真正认识林先生是在一九三九年——他在楚门创办东方小学。那年，我家与东小仅隔一个操场，有机会侍奉左右；后在江西，生活的浪花又常常将我们冲积在一起，故他留在我心中的印象特别清晰。但他生前不务浮名，死后反对立传，我不敢违背他的遗训，只选了自身没有而突出在他身上的若干片断，组合成文以表永怀。

林任望先生原名仁王，字任望，号雪禅，玉环楚门人，出身于小手工业家庭，幼年丧父，因母信奉耶苏，十二岁受教会洗礼，保送台州府教会小学读书，以最优成绩毕业后，晋升宁波三益书院（教会中学）再造，星期日，跟班礼拜，依样划十。随着年龄和知识的日益增长，对于救世主耶苏的存在，开始怀疑动摇起来。经过一番思想决斗，毅然弃掷优越的牧师生活，毕业后出任余姚某小学教师。

一九一二年，林先生投笔从戎，在陈其美部下，参加光复上海的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曾获铜像纪

念章一枚，后加入天蓝蔚部队，转战于青岛烟台等地，立过军功，曾荣获银质奖牌一枚，上刻“他年铸造铜像”六字。

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林先生从部队解甲归来，问上帝在哪里？先生长于宗教环境，他敬仰耶苏牺牲精神，自认如能将耶教改造成独立自主，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众团体，象洪秀全那样，以传教为名，搜罗人材，高举“五四”大旗，振兴中华国运，是值得终身奋斗的事业。

林先生满怀热望，走进金陵神学院，与教会发生了新的关系。在学期间，他读了东西方很多哲学名著，影响最深的是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提高最快的是英语水平。

神学院毕业，名列第三，当时在他眼前铺着三条出路：第一条是披上法衣，充当牧师；第二条是赴美留学，（金陵神学院推荐）回国后，当洋博士，第三条随燕京大学司徒校长到该校改修文学，他却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一九二〇年，燕大极力洋化，多数学生奇装异服，追求欧美物质文明，争斗豪华气派，浪漫主义思潮，泛滥校园，席卷文坛。工读生林任望，捉襟露肘，遭尽白眼，身边还躺着一个久患肺结核的妻子（余姚人），生活十分拮据。

半年后，妻子悄然离世，自己咯血不止，于是与燕大分手，回到雁荡养病。病愈后，即便轻装赴沪，在青年会中学执教中文之余，翻译《托尔斯泰的信仰》，（该书于一九三〇年世界学会书局出版）时同母异父弟金国祥（中共地下党员）在沪活动，常常借他的亭子间开会，使他有会接触到较多的地下党人，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虽然对阶级斗争一课，尚有不能理解的部分，但总的认为马列主义学说比之其它救世哲学更有科学实践的积极意义，这在苏联十月革命已取得了有力

的论据，至于共产主义者的艰苦卓绝、临危不惧的精神风采，尤其可贵！认为惟有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是创造世界的上帝。

温岭人梁耀南（中共党员），常常成为林先生亭子间的不速之客，烧饼油条分分吃，日常衣服调换穿，两人关系甚密。一天，梁耀南动员林先生到某处办理入党手续，林走到中途径自跑回来，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他说：“我可以做耶稣的逆子，不能做马克思的叛徒；如果我屁股后拖着一条唯心主义的尾巴，脖子上挂着一条共产党员的金链条，无疑是对马克思的亵渎！当然，我要加速努力，割断尾巴，争取做他们的同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下，爱国有罪，抗日坐牢，白色恐怖，长期笼罩中国，有识之士，对国民党政府完全绝望。林先生寄居嵊县沈贤修家完成第三部译作《未来世界之大战》（注）。原西北军督办张之江（当年金陵神学院林先生结拜的义兄长）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副主席，委任林任望当秘书，后升为调查科长。在南京召开总会时，主席蒋介石激昂慷慨，大声疾呼禁烟！禁烟！烟不禁，国亡种灭，吾等都将成为历史罪人！号召工作人员敢摸老虎屁股，并拍拍胸膛说：“本主席作你们后盾。”

林先生以为这一下，可以粉碎帝国主义毒化中国的阴谋，连夜赶到镇江，扣押了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的烟土大船，一面拒绝重金行贿，一面具文呈报总会，谁知堂堂禁烟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先生，却将熊某贩毒罪行百般掩饰，对张之江手一挥：“……本主席自有发落，君等辛苦，暂可休息……”

林先生看穿国民党反动派假禁烟真贩毒的丑恶嘴脸，一气

之下，放弃每月150元大洋的高薪，挂印回乡，头尾三个月。从此，将国民党军政大员，视若梅毒，远远隔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林先生为人表里如一，不讲假话，不避权贵，不趋炎附势的高尚品格。

从沈阳事变到芦沟桥事变，国难日重，国土日小，广大青少年，流离失所，无书可读。林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就在楚门叶家祠堂办起任望学堂，中、英、算兼而教之。从坎门、玉环等地前来拜师求教者，络绎不绝。国民党玉环县长方引之派督学方曙来楚，责令备案。林先生听到“县督学”三字，就知来者不善，为争取主动，出题考考督学：一、你知道玉环有多少青少年失学？其主要原因是什么？二、当前玉环文化比之台州各县落后多少年？有何数据？打算怎样追赶？三、督学督学，哪年哪月督出个玉环中学？方某平素只知督别人识字，没有督过自己学习，结结巴巴一个也答不上，但又不肯认输，故作姿态，将桌子一拍，盛气凌人道：“不备案，不准办！”“好个不准办！”林先生眉毛一横，眼睛一白，把桌子拍得比他还响，粉笔灰往他嘴鼻乱飞。“打什么官腔！补习班人数少，流动性大，谅你督不了，故亦无备案的必要。补习班备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上有哪条规定？补习班备案，中国教育史上又有哪个先例？”方督学从玉环渡江来到楚门叶家祠堂，官风扫地，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林先生拍拍衣上的粉笔灰，站在祠前古柏下，望着他的背影，摇头叹道：“可怜！”

一九三九年春正，当地开明士绅陈愚亭、耿舜卿捐资办学，敬请林先生出任校长，他欣然应允，并托人函聘平阳金廷甫为教导主任，乐清汤佐平为训育主任。

楚门有些关心地方事业的人，颇多疑问：港南港北，难